

永樂大典

卷三千九

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九

九真

人 同人卦二

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

程子傳不云火在天

天與火者。天在上。火性炎上。火與天同。故云同人之義。君子觀同人之象。而以類族辨物。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。若君子小人之黨。善惡是非之理。情物之離合。事理之異同。凡同異者。君子能辨明之。故處物不失其方也。朱子本義。天在上而火炎上。其性同也。類族辨物。所以審異而致同也。朱子語類類族辨物。言類其族辨其物。且如青底做一類。白底做一類。德地類了時。同底自同。異底自異。問類族辨物。如伊川說云。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。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。先生云。類族是就人上說。辨物是就物上說。天下不可以有皆同之理。故隨他頭項去。分別類族。如分姓氏。張姓同作一類。李姓同作一類。辨物如牛類是一類。馬類是一類。就其異處。以致其所以為同也。伊川之說不可曉。李氏卜子夏傳天體大也。火體小也。火曰炎。炎上同於天也。必時曠燥而後盛乎。

永樂大典卷三千九

一

俟天之與也。上下之位既列。得其同。則上能與下也。君子象之。而類其族。辨其物。志可同者。與之不遺其細者也。則天下可有馬王。王弼註象曰。天與火同人。天體於上。而火炎上。同人之義也。炎上時掌反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君子小人各得所同。辨如字。王肅卜免反。重言利涉大川十六。本卦二。餘附需陸德明音義。七。有。王弼註孔穎達正義象曰。天與火同人。天體在上。火又炎上。取其性同。故云天與火同人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族聚也。言君子法此同人。以類而聚也。辨物。謂分辨事物。各同其黨。使自相同。不間雜也。要義。天火性同。上。故法之。以類族辨物。見前。正義。李鼎祚集解象曰。天與火同人。荀爽曰。乾舍於離。相與同居。故曰同人也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虞翻曰。君子謂乾師。坤為類。乾為族。辨別也。乾陽物。坤陰物。體姤。天地相遇。品物咸章。以乾照坤。故以類族辨物。謂方以類聚。物以群分。孔子曰。君子和而不同。故於同人象。見以類族辨物也。歐陽文忠公童子問同人之象曰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。象又曰。君子以類族辨物者。何謂也。曰。通天下之志者。同人也。類族辨物者。同物也。夫同天下者。不可以一槩。必使各得其同也。人睽其類。而同其欲。則志通物安。其族而同其生。則各從其類。故君子於人。則通其志。於物。則類其族。使各得其同也。蘇軾傳象曰。天與火同人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水之於地。為比。火之於天。為同人。同人與比相

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。地以无所不包為比。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。故君子以類族辨物。揚龜山經說。唯和者能大同於物。小人則同而不和。大同者。合異以為同也。若同人之時。不知類族辨物。則小人之同而已。非大同也。陳了齋說。族類而唯宗。物辨而唯精。君子之用也。天與太尊與時也。張紫巖傳不同同之。非有至公至明之德。何以克為。自伏羲至周人。各有族類而辨之。則愚智處宜。貴賤履位。賢不肖繫情。記曰。非此族也。不在祀典。然則君子小人。善惡凡以類同者。皆曰族類。而用辨大同之道也。族類物辨。天下以治。則車書可同。四海可一矣。火性炎上。與天同體。同人取天火立象。君子法象。則法其至公至明之德而已。郭雍解先人曰。陳相道許行之言。使市賈不二。國中无偽。孟子曰。物之不齊。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。或相什百。或相千萬。子比而同之。是亂天下也。故類族辨物。乃所以盡同入之道。李光燾易詳說。天體在上。火性炎上。性體若同。而實異也。聖人處大同之世。於君子小人之間。蓋有甚不同者。但處得其道。无阿比之跡。小人自退聽。故人見其同耳。君子觀乾離二象。以類族辨物。若黑白之不可亂也。朱熹上傳。天體在上。而人炎上。二五相與。天與火也。同人之道。同而无間。如天與火然。故曰。天與火同人。離麗也。一陰麗於二陽。陽本乎天。炎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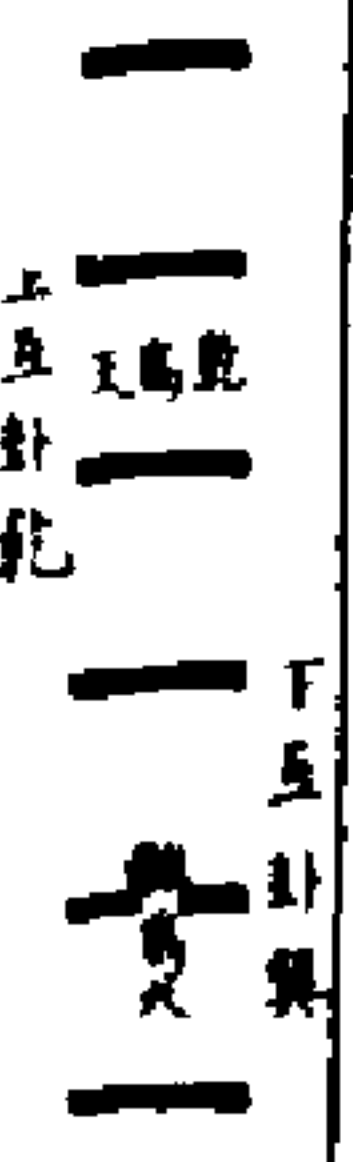
者類也。故君子以類族然。乾陽物也。離陰物也。其物各異。故君子以辨物類族者。合異為同。辨物者。散同為異。李衡義海撮要十六相。四凶。舜能類而辨之。君子小人並進。犬亂之道也。石人倫中。品類各異者。類同則聚。今各得所同。則无侵爭。事物中。主黨各異者。類同則聚。今各得所同。則无間雜。此大同之道也。方以類聚。物以群分。君子別之。使各得所同。所引王弼注。下子夏傳。見前。鄭則中。窺餘。天與水為相遠。則天與火為相同。明矣。君子觀其象。故類族而辨物。族如貴賤功罪之類。物乃名物之物。因貴賤功罪以為等差者也。名物。惟族類錯雜。則无別。苟聚之各以類。則物物自分。无患其混淆。故類族之與辨物。非有二也。類則辨。聖人類同人者。有混淆之患。於是乎戒之。所引自來曰。虞翻曰。无前。李鼎。辨。楊萬里傳。天與火。其性俱上。故為同人。天火相同於上。萬物相見於下。燦然有辨矣。故君子以之類族辨物。既曰同人。又曰類辨。无乃為異乎。同其不得不同。異其不得不異。所以為同之太。所以為利。君子貞。林栗集解。天者乾也。火者離也。天道下降。火性上炎。是故與之為同人也。君子體之以類族。而辨物。類其族。則離於坤為宗。乾與坎為類。辨其物。則坤坎為比。坤離為明。坎乾為訟。而乾離為同人矣。故曰。方以類聚。物以群分。此之謂也。自

昔人君未嘗不欲遠邪而近正。親君子而疎小人。然而姦佞滿朝。忠良去位。至於危亡而不悟者。蓋有以正為邪。以邪為正。以小人為君子。以君子為小人者矣。良以不知類其族。而辨其物故也。君子小人之異。趣猶水火之不相入也。知炎上之性。必同乎乾。潤下之性。必比乎坤。則君子小人不。能逃其鑿矣。水之在地。血脈流通。故以无所不化為比。火之通天。一縷耳。故以有所不同為同也。說卦離為乾卦。亦以其物而辨之。歟。揚慈湖傳。天與火同於陽。同於上。而君子以類族辨物者。異中之同也。使一於混同。族不復類。則婚姻无別。物不復辨。則上下无章。名分大亂。得其道者。雖異而同。失其道者。雖同而異。趙復齋說乾與離。其卦殊。天與火。其物異。故君子同天下之理。不齊天下之物。李謙齋詳解。天在上。而火炎上。二者相合而為同。人然乾本陽也。離本陰也。二者雖同。亦有不同者矣。故君子以族類辨物。類其族。而使不相雜。辨其物。而使不相亂。如舜之別生分類。蓋以不同而同之。蔡節齋訓解象曰。天與火同人。天在上。而火性上。同之象也。然所同者。二五以八卦之位言之。二五皆在人位。故曰同人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類猶聚也。族。謂人之族屬。辨。別也。物。謂禽獸草木也。類族辨物。取所同者。唯人之象。馮椅輯注。天與火同人。正義曰。天體在上。火又炎上。此其

永樂大典卷三千九

三

同也。因六二中在人。故曰同人。張舜元曰。乾離謂之同人。氣皆上行。陽也。陽為善。故以无所不同為身。有所同為各。坎坤謂之比。氣皆下趨。陰也。陰或流為不善。故以有孚比內。比賢顯比為吉。匪人為傷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唯六二一爻為陰物。五陽族皆陽物也。當類其族。而辨其物。則同人者。眾陽之族。君子之道。同乎六二耳。族猶非此族也。不在祀典之族。物猶是其生也。與吾同物之物。以類推之。則知君子之族為君子。小人之族為小人。士夫之族為士夫。農之族為農。工商之族為工商。皆其物也。保族為保物。羽族為羽物。毛族為毛物。鱗介之族為鱗介之物。類其族者。乃辨其物。若此而同之。是墨氏之學。而孟子辭而闕之者也。田疇學易蹟徑 同人大家



離下 巽為齊類也。乾為父。父者族之至親。類族之象。離為明。為言辨也。乾陽物也。辨物之象。

象曰。天與火同人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或者解曰。同人之象。不云火在天上。天下有火而言天與火者。天在上。火性炎上。火與天同。故為同人之義。如或者之說。固能辨聖人大象立言如此。其不尚然。不過解得天與火同四

永樂大典

卷三〇〇九

字耳。又豈可去一人字。而止解同字而已乎。愚嘗探索而為之說曰。洪範五行不言用。說者謂五行所以行其氣以用乎人。非人可得而用之也。且水之成用。可以灌溉。可以澆濯。木之成用。可為舟車。可為梁棟。火土金之成用。則可陶可冶。可範可合。是豈人不得而用之乎。然而不言用者。以其用之最多。而不可定名之。况在九疇之初。則尤貴乎藏用。故也。雖金木水火土五者之在天下。无非為人之用。然亦非人力之能成其用。故水則資於雨。泄於泉。金則聚於沙。產於土。木則漸於山。升於地。此皆原於天地之造化者也。唯火則不然。民石之火。不擊則不見。其木之火。不鑽則不然。蓋火者。得地二之數者也。火之字。左右兩點。乃地二之數。而其中以人字間之。意謂非屬之人。則不成其火也。天與火同人者。五行之中。天獨與火同人。以共成之也。或曰。地生火者也。今離之中。又正得地二之數。以此說而移之於坤上。離下之卦曰。地與火同人。有何不可。抑弗思地以二生火。天以七成之。離之中。各得地二之數。正是火之得位。若合同人。上下卦畫而論之。乾三畫。離四畫。此天以七成之數。尤為深切著明者也。况乾天在上。固宜謂之天與火同人。詎不信矣。夫類族者。類聚其族。辨物者。辨論其物。如乾生三男。乾之族也。坤生三女。坤之族也。是以乾居西北。坎居北方。艮

永樂大典卷三〇〇九

四

居東北。震居東方。三子從父。父之族類聚者也。坤居西南。巽居東南。離居南方。兌居西方。三子從母。母之族亦類聚者也。是之謂類族。夫乾。陽物也。坤。陰物也。震。坎。艮。出於乾。皆陽物也。巽。離。兌。出於坤。皆陰物也。然六子。陰陽之爻雜。不可以不辨。是之謂辨。物能類乎。則方以類聚者。不可以強同。能辨乎物。則物以群分者。不可以不同。君子能識易之義。斯可以同乎人。而通天下之志也。陳相道許行之言。使市賈不貳。國中无偽。孟子曰。物之不齊。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。或相什百。或相千萬。子比而同之。是亂天下也。前輩謂孟子深於易。愚於是而益信。魏了翁集義。藍田呂氏曰。類族辨物。大同而小異也。必有小異。然後有大同。如不容其異。必比同之。則勢有所不行。此墨氏尚同。所以不合乎聖人也。惟天與火。雖同乎陽。然其體用固有異也。同人之特志乎大。則與天下共之。應與正。則合乎理義。然後其道可以大同矣。東萊呂氏曰。天與火同人。天在上。火炎上。故謂之同。易之有象。與春秋同。下一與字。精神都在上。演是詳者。便見得是真同。若云火在天下。便不見同意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大抵同之中。自有異。不必求其異。而天同一。而日月星辰自了。然不可亂。地同一。而山川草木亦了。然不可亂。道同一。而君臣父子自了。然不可亂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。

也。謂之同矣。而又謂之辨者。常人以同為同。如以剛遇剛。以柔對柔。則謂之同。如以水濟水。以火濟火。則謂之同。殊不知剛柔相應。水火相濟。乃為

同。又曰。天與火同人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致廣大而盡精微。之。上。課。程。所引龜山楊氏曰。漢上朱子曰。見前楊龜山經說。朱漢上傳。鄭汝諧翼傳。

族不同。而首之居上。則同。譬諸草木。雖有區別。而生意向上。莫不皆同。君子以人之類族。而辨乎物。則可以知大同之道矣。易核總義。天與火。非同也。而謂之同人者。類也。凡天下之物。紛然萬族。以類求之。不苟於同。韓退

之論仁。謂夷狄禽獸皆人。鳥可比而同之哉。惟不以待禽獸者待人。不以待夷狄者待中國。繼之以篤近舉遠。而後能盡一視同仁之道。此類族辨

物。所以為不同之同也。楊灝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。同所出者為族。異所出。而氣類同者為類。愚曰。同人之大者。同其公。不同其私。同其大。不同

其小。方以類聚。物以群分。此同人不同之同。蘇子瞻曰。水之於地為比。火之於天為同人。同人於比。相近而不同。不可不察也。比以无。不比為比。同

人以有所不同為同。斯言得之矣。所引虞氏楊氏曰。見前楊萬里傳。趙汝

樞輯聞雅。遇乾坤者。象雖云各。義則為日。在天上者日也。出地入地。非日

水聚大典卷三十九

五

而何。獨在天下。乃不可言日。其曰天與火者。與有同之義也。天雖高。而火親上。遠而同也。五在上。二在下。中隔三四。亦遠而同也。族宗族也。物猶大

司徒辨十有二土。名物之物。類者類其族之同。辨者辨其物之異。能辨三四之異。始不聞二五之同。易象龜鑑準曰。人君用此於親愛之仁。不失天

下之大義也。天居上而高明。火炎上而光明。天與之者。其同類也。故有同人之象。其類雖同。其物自辨。天自天。火自火。不害其為同也。人之同類者。

莫類乎宗族。親愛之心。人皆有之。仁也。仁而不失其大義者。有辨物存焉。君尊而臣卑。父尊而子卑。如天地之有定位。萬物之有大小。各辨其物。此

天下之大義也。一槩以同言之。必溺於私恩。過於寵祿。而驕奢淫泆。所目邪也。人君出與人同。如天之高明。不可得而踰。如火之光明。不可得而掩。

知其類同。察其物辨。犬豕所以明庶物。察人倫。不害其為善與人同者。此其義也。徐相直說。天在上。火性炎上。故有同人之義。君子觀象類族。如堯

之時。有十六相。有四白。舜則從而類之。辨物如五地之物。各異宜。與夫生於陵者。生於水者。不有以辨之。不可也。姑汾道史証類指龜。天與火同。方

以類聚。君子法之。類其同族。使物不失所也。張應珩解。天高在上。火熾炎上。同氣相求。與其同也。君子體此象。以類其族。辨其物。明其善惡之可與

同者蘇起翁讀易記天居上而火亦炎上。固為同。然亦不苟同也。乾金離火。金火相剋也。乾剛離柔。剛柔異理也。乾北離南。南北異方也。火之明照上及於天。則萬物何所逃形。是為類族辨物。君子小人各類其族而不使相雜。善惡是非各辨其物。而不使相混。何嘗苟於同哉。是乃所以為同也。陳深讀易編天在上而火性炎上。同之象。君子觀象而類族辨物。蓋天下萬物雖不同。而有至同之理焉。類而分之。辨而明之。使其不同而同。乃所以同也。類族如天之無覆。是就人上說。辨物如火之燭照。是就物上說。陳普解天上行火炎上。天火地水。以同類而分異也。類族辨物。則其氣類義理之同。使各相從。不相階踰也。類族止為姓名。男女尊卑。華夷辨物。大小至多。以至異形殊體。而亦有可合為一者。亦其性有相得。理有相須。雖異而可使之會同者也。丁易東象義此釋同人卦畫。離下乾上四字也。天與火同類也。故以之類族。乾陽而離陰。故以之辨物。乾各從其類。故有類族之象。又離為文明。亦有辨物之象。聖人於同人卦。發明同中之異。不使之苟同也。或曰。金木水土之生。不假人力。惟火之生。假人力。以人同天。故曰同人。又體自姤來。品物咸章之象。鄧錡圖說天陽在上。火炎在上。人陽在上。故曰天與火同人。君子以類族辨物者。臨卦以上行入春。運數同人。

以類其陽之族也。同人以下入地。年數同人。以辨其陰之物也。故君子以之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。康節先生觀物篇。備述之矣。故曰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吳澄纂言天與火。此釋離下乾上也。離之畫在地。象火而在天。象電。象日。天在上。而火之性亦炎上。天與之同。故曰天與火。同人。此重卦之名。在上之天。與炎上之火。同人之相同者。亦如天與火之相同。故卦名同人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天之所生。各殊殊。法乾覆之无私者。於殊分之族而類聚。其所同異中之同也。火之所及。凡物均照。法離明之有別者。於均照之物而辨析。其所異同中之異也。族言人。物言動植之屬。俞瑛集說象曰。天與火同人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不曰天下有火。亦不曰火在天下。而必曰天與火者。天覆於上。火炎於上。是天與火相同也。是故。天與水相遠。則為訟。天與火相同。則為同人。卦名同人。而象辭乃云君子以類族辨物。得无異乎。蓋族有遠近之不同。類聚之。則近者同乎近。遠者同乎遠。物有高下之不同。辨別之。則高者同乎高。下者同乎下。而无不得其同也。準齋吳氏曰。泰乃君子之卦。否乃小人之卦。同人乃分別。君子小人之卦。故取高明之象言之。深居馮氏曰。類族象天之無覆。辨物象火之燭照。使保八原。旨君子體而用之。天理上行。火性亦炎上。一也。當以類族辨物。使

族類相從亦同也。故曰保合大和。乃利貞。君子真正震之。則能通天下之志。可使殊途而同歸也。胡震衍義。天在上。火性炎上。火與天同。故曰同人。君子觀象。類族辨物。謂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。大抵此言審異以致同人之正道也。蓋君臣上下之別。善惡是非之理。親疎小大之情。先分出其族類。使各當其分。然後為大同。苟銖兩不分。分寸不明。而問之。是亂天下也。何以亨且利。文公曰。類族是就人上說。辨物是就物上說。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。故隨地頭去分別。族類如張姓作一類。李姓作一類。辨物如牛是一類。馬是一類。就其異處。以致其同。此其所以為同。此因分殊而推理一也。張清子集註。愚謂。乾上離下為同人。不曰天下有火。而曰天與火者。蓋欲見其天火相與之同。今夫天自天。火自火。其象則異。而天在上。火炎上。其性則同。君子體天火相同之象。俯亦有以同乎人也。然推其分之殊。可以知其理之一。物者。合人物而言。凡天下之物。莫不各有一族。如堯時十六相為一族。四凶又為一族。若非舜。能以品類而辨之。則十六相為四凶之族。四凶為十六相之族。而君子小人。无所區別矣。易曰。方以類聚。物以群分。正此意也。所引東坡曰。見前蘇軾傳。趙珪解君子觀天與火同人之象。用明以類其族之所同。辨其物之所不同者。胡炳文通人

之族以類辨。物之類以群分。皆審其異也。水地之性。以无所不比為地。天火之同。以有所不同為同。陳應潤又變易經。天不能自明。借日月星辰以代明。君不能自治。求賢哲俊。又以同治。君子觀同人之象。分類族序。辨別物理。君臣同心同德。何憂不治。陳訥易象本義。同人之世。其六合吾門庭。四海吾戶牖之時乎。以是心推之。則同。苟樊墻隔於此鄰。非所謂同。山川陰陽。吾同氣。草木禽魚。吾同主。以是心觀之。則同。苟形骸結於爾汝。非所謂同。同則一致。私則萬殊。同則通可遠在。一視同仁。私則秦肥越瘠。休戚不聞。雖然。君子謂以同為同。未足以為同。而以異為同。乃所以為同。昔者唐虞之世。元官自同。四凶亦同。成周之時。周召自同。管蔡亦同。此同以公以善。彼同以私以惡。公與私。善與惡。不可比而同也。必分涇渭。必辨薰蕕。必別玉石。蓋族不可以不類。物不可以不辨。類其族。辨其物。各同其同。猶為士者同於學。為農者同於野。為商賈工藝者同於途。同於市。然後足以盡同人之義。抑不觀諸天與火乎。以火之明。麗天之高。凡處於覆載之內者。洪纖巨細。大小精粗。如飛而翔。如陸而走。如榮悴之草木。如流峙之山川。如戴髮含齒之林林元元。何有不在其燭照之下。固所以為大同也。然而高者知其為高。卑者知其為卑。如類一二。如辨黑白。莫不燦然有別。此

永樂大典

卷三〇〇九

君子體之而類辨者此也。吁。彼同乎流俗。合乎汙世者。不足以語此。解蒙
 精蘊大義先儒曰。水之於地為比。火之與天為同人。合地之以无所不比為
 比。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。蓋天火不同而性同。類族辨物。所以審異而致
 同也。蒙謂君子觀物象。有質異而性同。故措諸事。必審異而致同。知此
 則知同人之所以為同矣。梁寅參義。天與火本異也。然天在上。而火炎上。
 則其性同也。故君子法之。以類族辨物。則能審異而致同。蓋族以其類。而
 分之固異也。而究其初則同也。物以其種而辨之。固異也。而原其理則同
 也。族之與物。既審其異。而知其同。則人之與合。其初亦一人之身也。同胞
 吾與之念。豈不由是而生乎。貢清之撮要同人象。餘意曰。天在上。而火炎
 上。天與火同。故曰同人。然乾金離火相剋也。乾北離南。異位也。頤可死而
 同之乎。蓋二柔中而為離之主。五剛中而為乾之主。二爻以中正相應。上
 下相同。故為同人。此中之義。所以為大也。又五行之生。四行皆出於自然。
 惟火假於人力。故天與火為同人。君子觀象以類人之族。以辨物之情。所
 以審異而致同也。類族有天兼覆之象。辨物有火明照之象。所引三畫。以
 初為比。以下五陰。見有為何種。傳。王弼註。李鼎作集。詳易纂疏。氏曰。觀天
 與火同之象。知物性有同有異。惟其同。所以類族。惟其異。所以辨物。君子

永樂大典卷三十九

八

有君子之類。小人有小人之類。士農工商莫不有類。方以類聚。則物便以
 群分矣。族之中。又自不同。有大宗之宗。有小宗之宗。有祖之宗。有禰之宗。
 宗愈密而辨愈詳。若不精別。則
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程子傳九
 居同人之
 初。而无係應。是无所偏私。同人之公者也。故為出門同人。出門。謂在外。在
 外。則无疎昵之偏。其同博而公如此。則无過咎也。朱子本義。同人之初。未
 有私。主以剛在下。上无係應。可以无咎。故其象占如此。王弼註。居同人之
 始。為同人之首者也。无應於上。心无係吝。通夫大同。出門皆同。故曰同人
 于門也。出門同人。誰與為咎。繫。或作係。本作黨。係。孔穎達正義。同人于
 門者。居同人之首。无應於上。心无係吝。舍私光大。和同於人。在於門外。出
 門皆同。故云无咎也。李鼎作集。詳虞翻曰。乾為門。謂同於四。四變應。初故
 无咎也。司馬溫公說同人初九。同人于門无咎。何也。初者。動之始也。表向
 於左者。必背於右。附於前者。必離於後。是故有所同者。必有所異也。初九
 出門同人。无咎。言未有係也。都梁易變體義。此同人之避也。而又辭云爾
 者。夫同人之義。柔得位得中。而應乎乾。而避之義。則獨五不懼。而避世无
 問。二卦之義。若不相似也。然當眾人尚同之際。已乃同人于門而已。其不

立異以絕物則有同人之義。然于門而已則與二五三四異矣。故有避之義。若夫避之初六。借用白茅。以柔在下則為避之本體。而此則即向而能避。故為同人之避。為老氏曰。眾人熙熙。如享大牢。如春登臺。我獨抱子。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。蓋與此同意。且體本陽也。而六二居前。故曰同人于門。變為陰。久而居下卦之內。故於卦為避。所謂同人之避者。以此。趙復齋說出門同人。自此以往。无不同也。其象則六二近而偶。蔡節齋訓解門二也。同人之始出門。即同。求見遠近廣狹之情。故无咎。進即遇二。故有此象。馬倚韓註初九同人于門。近人之象。无咎占趙汝樸輯聞初九同人于門无咎。門者家之外。為卦外之象。出門者有行之初。為初爻之象。二五為同之主。而初在二後。猶同乎人者。甫出其門。尚未涉野。未有所遇。故无咎。姑汾適叟証類指龜居同人之初。上无復應。心无偏吝。出門皆同。何咎之有。方之古人。如司馬牛憂无兄弟。子夏謂君子與人敬而有禮。四海皆兄弟也。象曰。出門同人。又何咎也。陳深讀易編初以剛在下。上无係應。一陰在二。逼近眾陽之敬。同初與之甚近。出門遇之而同。故可以无咎。陳普詳初九同人于門。門所以通內外。象在二。无咎。未至于野。而人已物我彼此內外已相通。而不隔矣。丁易東象義初九同人于門。无咎。乾為闢戶。

永樂大典卷三千九

九

初同於四。四。乾也。初九與四。雖非正應。以同德為同耳。出門而與人同。未見遠近廣狹之情。故无咎。以象變言之。初九變為艮。艮門也。出門而同。上應乎乾。同乎天矣。誰能咎哉。此又言出門初與人同之義。吳澄纂言初九初之畫得九為同人之道。同人于門象也。同人謂六二乃九五所同之人也。初九變為柔。成艮門闕之象。初者時之初。同人自始而變。六二自初往。二猶自門而出外也。无咎占也。於初而出門。以就同己者。非有咎也。吳澄纂言外翼門同人初。同人于門。隨初。出門交有功。明夷四。獲明夷之心。于出門庭。節二。不出門庭。艮為門闕。同人初變為柔。成艮隨初節。二出則及門矣。明夷三四五。艮之倒體。戶。訟二。其邑人三百戶。豐上窺其戶。節初不出戶庭。艮為門者。二偶畫為出入之所。戶門之半也。故一畫之偶為戶。豐之五也。節初變為柔。為戶。庶人之家。有戶无門。故計民數。以一家為一戶。訟二變為柔。為坤。三偶畫皆為戶。坤之數十。十十為百。三畫之偶。三百戶也。俞琰集說初九同人于門。无咎。門指六二。初出門即與二遇。是乃不約而同。非私意也。故无咎。胡炳文通同人與隨初九。皆前遇六二。二偶有門象。門與隨皆易溺於私。隨必出門而後。可以有功。同人必出門而後。可以无咎。蓋易以人名卦者。有二卦名。家人

一家之人也。卦名同人，天下之人也。門以內所同者，一家之人而已。六二同人于宗，是也。出門同人，所同者一國之人也。天下之人也。卦辭同人于野，是也。董真卿會通朱子語，凡一爻皆具二義。若苟不如此，則凶凶者苟不如此，則吉。如同人于門，渙是自出門去，與人同則无咎。若以人從欲，則凶必大。薛氏曰：自朝及野，人君之道也。故門无咎，郊无悔，野方亨。所引朱氏曰：見前卷。董真卿并齊履謙本說，剛而在下，求以同者，梁寅參義。初與二相近，二陰而偶，門之象也。初同人于門，同於二也。初處卑下之地，雖不能盡天下之大同，然能出門同人，不昵於私，亦可无咎矣。然其不能亨者，非其有私也，以其不在於位，而未能達之天下。爾涂潛生，易疑擬題。同人初九曰：同人于門，隨初九曰：出門交有功。明夷之六四曰：于出門庭，節之初九曰：不出門庭。大門之與戶，其取象亦有別歟。說卦以艮為門闕，諸卦皆无與於艮，而取門之象何歟。犬傳又言乾坤易之門，又言闔戶謂之坤闕，戶謂之乾，與諸卦之言門戶，亦有同歟。知戶陽而門陰，則知諸爻取象於門戶者，非本於艮體，知門二而戶一，則知乾坤取象於門戶者，非專於動靜陽畫奇，有戶之象，陰畫偶，有門之象。本爻之前，遇陽爻則為戶，遇陰爻則為門。同人初九于門，隨初九出門，皆前有六二也。明夷六四

出門庭，前有六五也。若節初之戶庭，前有九二。二門庭前有六三也。今觀九二一爻，橫於初九之前，亦有戶闕而不通之象。故曰：不出戶庭，爻辭之取象於門戶，不係於艮體明矣。艮有為門，半門為戶。闔戶謂之坤闕，戶謂之乾。於一體動靜言，故取象於戶。乾坤其易之門邪。乾，陽物也。坤，陰物也。以兩體對待言，故曰：門在卦爻則戶為陽，門為陰。在乾坤則戶亦有陰陽，門亦有陰陽也。象曰：出門同人，又誰咎也。

程子傳：出門同人于外，是其所同者廣，无所偏私。人之同也。有厚薄親疎之異，過咎所由生也。既无所偏黨，誰其咎之。董楷集說：朱大附錄，易中所謂又誰咎也，自有三箇。而其義則有兩樣。如不節之嗟，與自我致寇言之，則謂咎皆由己，不可咎諸人。如出門同人言之，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。以此見古人立言有用，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。卜子夏傳：初九，同人于門，又誰咎也。卦一陰而近者多得也，或尊而保之也。初九於二，不係其常，出門同之，无與爭者得之先也。誰之咎矣。孔穎達正義：象曰：出門同人，又誰咎也。又誰咎者，釋出門同人无咎之義。言既心无係吝，出門逢人皆同，則誰與為過咎。要義初九无係吝，出門逢人則同。又誰咎者，李鼎祚集解：崔憬曰：剛而无應比，二以柔近同於人，出門之象。又誰咎者，

案初九震爻。帝出乎震。震爲大途。又爲門。出門之象也。蘇軾傳。初九同人于門。止又誰咎也。初九。自內出。同於上。上九。自外入。同於下。自內出。故言門。自外入。故言郊。能出其門。而同於人。不自用者也。楊龜山經說。居同人之初。不係於私。應出門同人者也。雖未能同人于野。方之同人于宗。則裕矣。故无咎。陳了齋說。同人于野。專出門而于野者。同人之初也。張紫巖傳出而不忤於物。故得物之情。而可以用其同。自爲崖異。恠傲之行。誰其從之。不若靜退不出之愈也。初履剛。有離明德。位居同人先。而沈然能與人同。无私黨偏係心。是必將攬天下之情。而用其同於後。故无咎。蓋君子之同。非物我盡忘。渾渾與世爲一。如莊老所爲也。彼將有以用其同於天下。使天下各蒙其惠利。不尙然耳。二以陰在上。爲門郭雍解。同人之始。未足以及遠。故言于門。知出而同人。毋我者也。則无咎矣。出于門。則一東一西。一南一北。或達于大道。究四方萬里之遠。或困于窮途。止于五十步百步之間。是皆未可知也。吉凶悔吝。隨動以生。豈能究言之哉。此特能知出門之同。則无咎。於其初也。誰咎者。人无咎我者也。李光燾易詳說。門者。人所由以出入。非與室也。同人于門。則行乎大公至正之道。无所阿比。賞罰予奪。進退黜陟。一付之公議。我无容私。焉何咎之有。諸葛亮之亡。能使廖立

永樂大典卷三十九

士

垂泣。李平致死。以至公而无私也。故習鑿齒稱之曰。法行於不可不用。刑加乎自犯之罪。爵之而无私。誅之而不怒。天下有不服者乎。象曰。出門同。公又誰咎也。九居同人之初。而无所偏應。能盡同人之至公者。惟初爻爲然。蓋无所係應。則无親疎之間。孰得而議之。故曰。又誰咎也。朱漢上傳。初九。重民爲門。人道同乎人者也。同人於門內。不若同人於門外之爲廣也。故曰。同人于門。初九。勳夫正。宜有咎。四來同之。初四。各得其正。蓋善者。人之所同。然其誰咎我哉。故曰。出門同人。公又誰咎也。李衡義海撮要。門者。出入之正道。同則正。不由斯道。則爲咎。惟初剛。而能屈于下。毀方瓦合者也。故初九正人在下。而不得同乎遠者于門而已。待所同。則同之。又誰咎也。王達所引王船山。下子夏傳。凡有楊萬里傳。門室之始。初九。同人

之始。吾與人。曷嘗不同。隔之者。門也。吾一出門。則天地四方。孰不吾同者。何咎之有。此類子克己之學。林栗集解。初九。離也。以陽居剛。而在卦之最下。上无其應。而近於六二。故曰。同人于門。无咎。初之於二。有出門相遇之象。同人之時。二五相應。初九六三。以近而同。宜若有咎矣。然初體乎離。二體乎巽。无配合之美。初在二下。不隔五路。无乘凌之象。其出門而同人。皆出門而同。孰非同人。四海之內。皆兄弟也。又誰咎之哉。故子曰。出門同人。公

永樂大典

卷三〇〇九

又誰咎也。揚慈胡傳初九初出門之象。同人于門。不偏不私。故人无咎之者。李謙齋詳解。同人之初。中无私主。出門而遂。得其所同。則其同也。可謂出於无心者矣。我无所求。彼无所係。兩相遭而適相得焉。是天下之真同者也。而何咎之有。孔子之鄭。遇程子於塗。傾蓋而語。終日相親。夫子於程子。初未始有一日之素也。而相得於不期然之中。其出門。同人之謂歟。馮椅輯註出門同人。初九同人于門之象。又誰咎也。誰能咎之。蓋出門而有遇。即同之非有所擇也。馮椅輯傳初九同人于門。无咎。贊曰。出門同人。又誰咎也。蘭惠卿曰。震同人之初。始出門而同人者也。李季辨曰。一陰在二。眾陽所欲同也。初最近之。出門而相遇。劉氏曰。六二在外門之象也。程可久曰。六陰數耦。動關有門之象。同人之特。五陽皆同一陰。在二初出。即遇之。六畫。一門之象也。隨之。初九。節之。九二。皆前遇。亦取象於門。石明。林黃中曰。二五正應也。初九六二。以近而同。宜若有咎矣。然初在二下。不隔五路。无乘陵之象。又誰咎之哉。初九六二。各當其位。近而相得。出門相遇。非邀求結約。以為同者也。眾陽在外。未嘗涉害。誰得而咎之。

四書學易疏證 同人初九 同人之應

永樂大典卷三九九

上

一一一一

離下 離明為相見之特。艮為乾上 門。艮在寅。為人正。下卦

一一一一

艮下 離變為艮。出門。同人之乾上 象 艮為无咎之象

初九出門同人。上又誰咎也。九當同人之初。雖負剛明之才。然處下无位。外又无應。又變為柔。是出而欲與世接。甘心於和无同塵者也。故出門而有遇。則同之。无所決擇。則亦无所不同。蓋始吾於人也。曷嘗不同。隔之者門也。今吾於人也。一出門。則東西南北。孰不與吾同者。所謂咎我者。其誰也。此顏子克己之學。夫子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。亦欲其盡乎己。而不僱人之咎也。卦變為遊。遊者去也。同人出門而遊。與人同者也。魏了翁集義。蓋田呂氏曰。初九。居同人之始。體剛而无應。志于大者也。志大則无所不同。誰與為咎乎。東萊呂氏曰。初九。所謂出門同人。極有說。大抵天下之理。本无間。惟人自以私意小智。限隔如居小屋之中。未出藩籬墻壁。若纔出得門外。便是大同。然若欲出門。必有其道。如邊陲必具車馬。涉川必辦舟楫。伊川已指出門之路。與人甚分明。文明則能燭理。故能明大同之義。剛健則能克己。故能盡大同之道。此四句道理。當詳味體認。使灼然

可以出門方是。所引龜山楊氏曰：漢上朱氏曰：凡前傳龜山語。未直上
 中鄭汝諧翼傳。依程氏趙以夫易通初用而柔變離為艮。艮為門闕。四在
 其上。初與之應。出門同人。何咎之有。易核總義。初以陽剛在下。體之下。而
 二以陰柔在上。為門。陽剛可以上行。故又言同人于門。而象言出門同人。
 出門而未離於門。其同雖狹。自是而往。上无係應。不私所主。是以无咎於
 初也。楊處四尚易通。應得之師曰：初爻同人之應。无咎者。其避之。小利貞
 也。武曰：六陰數。偶動。闕有門之象。初出遇二。故曰：于門隨之。初九節之九
 二。前皆遇六。故有門象同也。而初奇變偶。亦有門象。愚曰：占法初爻為
 門。戶當同人。不壅之限。初无係應。出門同人。无偏无黨。何咎之有。呂與
 叔克已詩云：克己工夫。未肯加各。驕封閉。縮如蠅。此未克以前。試於靜夜
 深思省。剖破藩籬。即大家一克之後。如此氣象。此克已同人之學也。孟東
 野有云：出門即有礙。誰云天地寬。此固不足與語。道其習中所養。從可知
 矣。所引廣成子曰：凡前傳為世傳。趙汝樸輯。問出門同人。又誰咎也。有
 同必有異。與人交際。寧免過咎。今人我不立。誰將咎我。又言无咎。釋言誰
 咎者。謂初爻非善與人同。而能致无咎也。乃未之有。同未有咎之者。且徐
 相直說初九同人于門。又誰咎也。居同人之初。而无繫應。同人于門。

永樂大典卷三十九

三

也。无厚薄親疎之異。故无咎。象言能如此。其誰咎之。張應珩解陽奇。戶也。
 陰耦門也。初九之同人于門。六二也。言初九之剛。能同六二。是謂出門同
 人。又誰咎。故蘇起翁讀易記。同人。有應則為私。无應始為公。初九同人。之
 始。故為出門同人。陽藩墻而私爾汝。所同不廣矣。初无正應。心无所係。猶
 出門同。同人之公。又誰得而咎之。使其有應。則為偏私。偏私則為有咎
 矣。又變艮為門。故為同人于門。陳深讀易編。出門同人。又誰咎也。出門而
 偶然相遇。而與人同。夫何怨咎之有。陳普解出門同人。又誰咎也。出於門
 則公矣。丁易象象義。此以下。釋同人六爻象辭也。初九出門之初。即與人
 同。未見遠近廣隘之情。誰其咎者。謂无相與為異者也。武曰：初九為震
 爻。震為大塗。故為出門。鄭銷圖說。初九同人于門。又誰咎也。乾南坤北。
 天地尊卑之位也。離東坎西。日月出入之門也。同人離之首卦。正當日月
 之門。故得无咎。聖人象曰：若只居日月之門。已得无咎。更出其門。運行于
 乾无之中。又誰咎于同人哉。故曰：出門同人。又誰咎也。此與節六三不節
 之嗟。又誰咎也。辭同而意異。夫不節之嗟者。謂是誰之過歟。歸咎於已也。
 故辭同而意異。凡如此者。當觀上爻。便知下義。吳澄纂言出門同人。又誰
 咎也。又誰咎者。又誰得而咎之也。俞琰集說。又辭云：同人于門。又傳乃云

出門同合出門而同人。則非能致人之同也。初九。蓋非善與人同。而无咎者也。乃未之有同。而未有咎之者。爾。蓋是時。未有二五之正應。亦未有三四之爭奪。則又誰咎之。秀巖李氏曰。又誰咎。九三言之。在解與節者。其應不同。保八原音。初九。陽居離下。同人之始也。同人于門。无咎。上无正應。心无私係也。出門皆同。是以无咎也。在外者皆同。則所同廣也。象曰。出門同合。又誰咎也。君子體而用之。同人无私。孰與咎矣。故曰。民吾同胞。物吾與也。以仁義而言之。无不同也。胡震衍義。初九同人于門。止。又誰咎也。初九。以剛正之德。居同人之始。不係累於一家之私。而出門同人。公之至也。吾一出門。則天地四方。孰不吾同者。又何咎之有。夫初九之同人于門者。想曰。父天母地。均有此生。自親賦性。孰非同氣。尊為君。吾父母之宗子也。卑為臣。宗子之家相也。為聖為賢。吾兄弟同得乎父母者也。尊為年。所以老吾老。慈孤弱。所以幼吾幼。不虐无告。不廢困窮。即所以撫吾同胞之弱。而无告者也。推是心以往。疎且遠者。且同矣。親且近者。焉乎而不同。愚不肖者。且化而同矣。賢且智者。焉乎而不同。无好惡。无偏黨。无私據。以累其心。又何咎焉。小象曰。出門同人。又誰咎也。謂其有至公之心。天下不復以咎之也。雖然。立愛自親。始立敬自長。始。聖賢之出門同人。合非謾无差等之分也。推己之心。以及人。

永樂大典卷三千九

齒

使天下各親其親。各長其長。如大學絮矩之道。同人之公。其以是道。歟。張清子集註。象曰。出門同人。又誰咎也。丘行可曰。同人與隨之初九。皆曰出門。以前。遇六二也。凡陽前遇陰。无所窒礙。則有可出之象。故同人之初。出門而同。則无咎隨之。初出門而交。則有功。以其可出而出也。若節初九之遇九二。前為剛塞。則以不出。戶庭為无咎。九二之遇六二。可以出而不能出焉。則又以不出。門庭為凶也。是知出處者人也。而所以出處者時也。以卦象言之。兩戶為門。陰畫耦。故有門之象。同人隨之初九。節之九二。皆前遇耦。故謂之門。一扇為戶。陽畫奇。有戶之象。節之初九。亦前遇奇。故謂之戶。戶一而門二也。愚謂門指二也。陰畫耦。門之象也。同人以六二為主。而五陽皆欲同之。初九同人。之始。方出于門。即與二同。本无私昵。安有係累。既與我同。則誰優我咎也。此出門如見大賓之時也。所引張氏曰。見前楊萬里。佛趙珪解。初九同人于門。止。又誰咎也。九有剛明之德。於同人之初。能以道同人。凡人同於家者。或以私昵。出門而同於人者。是公道也。公則无咎。象云。又誰咎。蓋合公道。則人之所同。又誰咎之也。董真卿會通。出門同人。又誰咎也。雷氏曰。同人于門。亦各道也。故釋之曰。出門同人。則通而不狹矣。所引楊氏萬里曰。見前楊萬里。佛陳應潤。又變易經。初九同人于門。止。又誰咎也。初九。變陰下卦。

為民。民為門闕。故有同人于門之義。賢哲在下。閭上有聘召。來自遠方。此門也。乃京都之門。闕四門之門也。人君聘賢。出自國門。而得同心同德之合。故无咎。如燕昭王。築臺求賢。郭隗先至。曰。請自隗始。此亦同人于門之義。解蒙精蘊大義。蒙謂同人之道在外。而无踈昵之偏。則雖同而非比。異矣。所引先儒曰。是前田。嗜學易。其理易。暴統氏曰。初九。乃同人如人。初出門相似。出門便與人同。是不期而會。无所係累也。所引胡大目。丘氏曰。見前胡炳文真。

張直子集注。

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九

永樂大典卷三十九

五